

掷地无声

张启元 著

长篇小说《生死博弈》续篇

新阳市长柳王明因涉嫌经济犯罪等问题，被省纪委立案查处。在查处柳王明案件过程中，一波三折，疑窦丛生。

省委组织了强有力的专案组进驻新阳，以省纪委副书记谢建军为首的专案组，克服困难，调查柳王明的犯罪事实，侦破相关的刑事案件。终于揭开了柳王明犯罪的一个个谜底……

CI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集团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小说《生死博弈》续篇

掷地无声

张启元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掷地无声/张启元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-7-5404-5469-2

I. 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2739号



PUBLISHING & MEDIA

中南出版传媒

掷地无声

张启元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湘海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mm 1/16

印张: 22

字数: 375千

印数: 1-15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469-2

定价: 3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柳王明被“双规”的消息，王道广四个小时之后才知道。

那已经是凌晨一点过三分。他就像在过山车上转了几个来回，那颗心脏突然抖乱了原有的节奏，“突突突”地快要蹦出来，过了好一阵后才恢复了原有的节拍。

手机上那个原本轻柔悦耳的彩铃声在这个夜晚，在这个时间，竟然是那样刺耳，那样叫人心惊肉跳，那样令人毛骨悚然，以致对方早讲完了，他还呆呆地握着手机，手还不停地颤抖，接着是身子也颤抖，接着是老婆醒了，她也感染上了颤抖。

“出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是好，怎么是好？”老婆哆嗦着，眼巴巴望着他。

“你操什么闲心？柳王明‘双规’了，关你屁事？”王道广嘴上这样说，但心里和身子的颤抖丝毫没有停下来。只是他不能在老婆面前显得过于紧张，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影响家人正常生活。天塌下来，自己扛着。工作上的事不影响家人，这是他多年来当领导把握的一条原则。

稍稍平静之后，他感到：其实这一切都在自己预料之中。作为柳王明政治圈子中的核心成员，他不止一次给柳王明把过“脉”：这个人胆大妄为，肆无忌惮，垮台是迟早的事。中国是一个人情、血缘关系编织的社会。“依法治国”，那是政治家一个遥远的目标。在这个人情如蛛网的国度里，血缘、地缘、亲缘、情缘等元素，像水分、空气一样浸透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各领域，它就像一种酸性液体，极具穿透力、腐蚀性。任何法律、规则、政策，经过了这种“人情液体”的浸泡，立即变形，就像煮熟了的粉丝，醋泡过的鱼骨。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立身，要不得罪人就必须守身如玉；想偷鸡摸狗，就要四面讨好，八面玲珑。同一件事，同一样是犯法、犯罪，你人缘好，大家就一起想办法帮你“变通”了；你四面树敌，大家就“联名”一起把你“灭”了。柳王明既贪得无厌，又四面树敌，

这就违反了人情社会的游戏规则，就死定了。所以，柳王明垮台，不过是个时间问题。他原本设想过，跟着柳王明忍气吞声干几年，然后找个理由“抽身”，见好就收。而且这个“抽身”的机会已经到了眼前，市政府党组已经把他列上了副市长的后备人选报给市委，市委换届考察工作已经开始了，紧接着就是市政府的换届。眼看多年的媳妇就要熬成婆了，没想到柳王明的垮台来得这么快，快得有些让他措手不及，来得比预料的要早。真他娘的，天都亮了还尿湿了床，命啊！当然，这个结局无论发生在哪一天，对他来说都是天崩地裂的事。

王道广已经毫无睡意了，边想边瑟缩着穿衣、下床，打开卧室通往书房的廊灯，来到书房。

每当遇到重大问题，需要慎重思考再作出决断的时候，他总是避开家人，一个人在书房里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思考，谨小慎微地决策。再说，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家人。

别看他在人前人后总是和颜悦色，笑眯眯的，其实堆在脸上的微笑是用心中许多甜酸苦辣作铺垫的。常言道：伴君如伴虎。尤其是柳王明这样的人，心狠手辣，多疑多虑。他的人际关系绷得很紧，要么是割头换颈的兄弟，要么是你死我活的敌人。一不小心触怒了他，可能立即翻脸，六亲不认。你说在他手下工作容易吗？从柳王明任横滨地委副书记时相识，到帮助他运作到新阳当市长，在他身边工作，取得他的信任，最终成为他的心腹，不知道动了多少脑筋、死了多少脑细胞。

当然，柳王明也还算是个讲义气的人。自从抱上了柳王明的大腿，王道广算是咸鱼翻身，春风得意，如鱼得水。在市政府，他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于公于私，也着实风光了几年。凭良心讲，柳王明确实没有亏待自己。不说别的，就说自己这个家吧，没有柳王明罩着，能有现在这等风光？兄弟姐妹，侄儿外孙，表弟表妹，还有那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朋友，能活得现在这么滋润吗？

王家兄弟姐妹七个，自己老五。是1962年大饥荒逃难到新阳的。在新阳江边下船的时候，不到一周岁的王道广，奄奄一息地蜷缩在母亲怀里，除喝了几口江水，已经两天粒米未进。母亲用嘴唇舔了舔他鼻孔，惨淡地一笑——这孩子还有救。一个好心的新阳母亲，把乳头从孩子嘴里拔出，拓开了他几近麻木的嘴唇。

每当母亲给他讲起这段辛酸经历的时候，他总是满怀对那位新阳母亲的感激之情。每当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，他从内心把新阳视为自己的故土而感恩戴德，他以一种特殊的感情，把新阳的老百姓视为衣食父母。

酸楚的童年，贫寒的家境，曾经是他发奋读书、勤奋工作的动力，直到走

上了领导岗位。开始几年还觉得顺风顺水，慢慢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了，不是自己工作不努力，而是社会风气变了，变得自己感觉不适应了。他也努力抗争过，那才真叫“蚍蜉撼树谈何易”。

于是，他开始学会适应。

或许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他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可适应形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开始就闹了个“送甲鱼”的笑话，弄得新阳满城风雨，一时成为领导干部茶余饭后的笑谈。那一段，王道广有一个多月没敢在新阳露面。自从结识了柳王明，他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。水平不敢苟同，但论讲义气，柳王明绝对够意思。在摸透了柳王明的为人处世哲学后，他鞍前马后，起早贪黑，毕恭毕敬，谨小慎微，使柳王明觉得他就是一件贴身小棉袄，知冷知热，放心顺手。投桃报李，王道广不仅个人身份、地位在新阳显赫起来，家庭需求和私欲，也在柳王明权力卵翼下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三个兄弟，三个姐妹，自从柳王明来到新阳，个个时来运转，绝处逢生，个个活得滋润。二哥和小弟分别当上市经济监督部门的局长和副局长，大哥原是商业委员会下面一个公司副经理，因经营不下去在家坐了两年。去年市工商联换届，柳王明给统战部打招呼：“要找一個在商业战线有影响的老同志到工商联工作，这对于团结工商界人士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发展新阳商贸业有意义。”自然，55岁的哥哥成了“最佳”人选。老婆是一家外贸服装厂的职工，几年前企业关门走人，一直在家相夫教子。有了柳王明这层关系，不利用实在可惜。他略施小计，就把她安排进了市直一个局的培训中心，三个月后当上了中心副主任。

那天，柳王明要到县里检查防汛抢险准备工作，让他通知财政、水利、农业、气象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的领导一同前往，所有部门领导都到齐了，唯独见不到王道广的影子。

又过去了十多分钟，他才气喘吁吁地出现，柳王明的脸上已是晴转多云了。

事后，他向柳王明解释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家里有点小事给缠住了。”

“作为办公室主任，你理应比我这个市长先到才对！家里的事和工作上的事孰重孰轻，你该很清楚。”柳王明黑着脸，毫不客气。

“市长批评得对。我那老婆不知是不是到了更年期，今天一起床就给我较上了劲，说我一天到晚在外面，不管她的死活。才四十出头的人，就在家里等死。我怎么劝都不听，还说要来市政府找你。”

“你爱人怎么不上班？”

“都下岗两年多了。”

“咋没听你说过？”

“全市这么多大事缠着你，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，我这些小事还好意思干扰你吗？”

王道广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柳王明听得酸酸楚楚的。

“啊，是这样！下次我来想办法吧。”

就这样，有柳王明罩着，他成了新阳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在这“一亩三分地”上，几乎没有他办不了的事。名声大了，找的人自然就多了。原本疏远多年不来往的亲戚，走动得越来越勤了。还有那些拐弯抹角的，牵强附会的，不着边际的“亲戚”也多起来了。小舅子的表哥，外孙的姑表叔，儿子班主任的小姨子，无不上门找他“关心、关心”。他分清轻重缓急，根据自己的能力，小事给有关单位领导打个电话，职权范围内用自己的权威，职权之外的凭私人感情。职权和感情都解决不了的，把柳王明抬出来：“这件事柳市长问过了，你们不要马虎，我要向市长报告结果的！”遇到干部问题，需要市政府党组或常务会讨论的问题，柳王明个人不便强行决定或可能有变数的，他总会事先认真琢磨出倾向性的观点，然后在上会之前说服柳王明，使他能在决策时把握，据理力争，实现预先设计的方案。一旦事情办成，无论当事人是否有意，他都会代表当事人向柳王明表示感谢，这使柳王明觉得他知冷知热，通情达理。再说，给王道广办些私事，也不白办。自己不也有很多事，特别是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也要他办吗？

就这样，他心神不定地在书房里一会儿坐着，一会儿站着，一支接着一支吸烟。

书柜上摆放的闹钟已经是凌晨四点十三分。

他猛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慢慢吐出来。突然一丝寒意透过脊梁，不禁一个寒战。

人是个有意思的动物。每当大难临头或生离死别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过去相处的时光值得珍惜，包括相互之间发生的过节和不快，突然间显得大度了，宽容了，高尚了。真是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”。

此刻，他脑海里凌乱地播放着同柳王明相处的片段——

要说得失，同柳王明的相处，他收获的是物质，失去的是尊严和思想。特别是人格的丧失，那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。他曾表面给柳王明堆着灿烂的笑容，而内心咬牙切齿地要操他八代祖宗。柳王明对他人格尊严的蹂躏，对真理的践踏，都曾深深地伤害过王道广。柳王明太无法无天了，太不把党纪国法当回事了。他的今日，是迟早的事，是罪有应得。无论怎样改革开放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经济，无论什么样的社会，都不可能容忍柳王明的恣意妄为。所以，此时他的心情，有一种可怕的矛盾。一方面，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、解放了的感觉，一颗悬在

喉咙几年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但同时，他又像在漆黑的夜晚颠簸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只小舢板，随时都有葬身海底的可能。柳王明的那些烂事，他知道得太多，参与的不少。怎样在这只小舢板沉入海底之前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而不至于身败名裂，不至于葬身鱼腹？

怪不得算命先生要他注意，今年是本命年，有牢狱之灾。

这时，一腔怨气开始在他胸腔里升腾。

柳王明真是王八蛋，他不但毁了他的人格，毁了他的精神，甚至可能会毁了他的肉体，毁了他的家庭。

那一次，柳王明接受一个小报女记者采访。这个记者，王道广记得，她多次找过柳王明，属于那种特黏人的主儿。长长的睫毛掩护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那眼睛就是她心脏的显示屏，显示给柳王明的内容都是些暧昧、挑逗。

柳王明也许早就看懂了。本来，像那样档次的记者来新阳采访，让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接待都超规格了。

那天，柳王明愣是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接待这位记者，先是在办公室谈，吃过晚饭又到市欣悦宾馆谈。女记者目的是要从柳王明那里拿下十万元专版广告费，柳王明则是要在女记者身上找到“那点”乐趣。两人各自心中有数，于是就直奔主题——上床“谈”。

干柴烈火，老牛嫩草，淫棍荡妇，或许折腾得太久，发泄得太多，当老婆黎颖满脸杀气，提着菜刀，一脚踹开房门的时候，柳王明才被那股凉飕飕的冷气所惊醒。那个女人还一条腿缠在他的腰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黎颖因愤怒而变形的脸出现在房门口的同时，随即“嗖”地一声，一把菜刀从柳王明头顶飞过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稳稳地钉在床头软包木框上，离女记者的脑袋只差十几公分。

柳王明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你这个王八蛋，不是去省里开会吗？你不是——”

她一边骂，一边扑向床头，要拔下飞插在床头的菜刀。

“小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——”

他光着身子扑向黎颖，可是晚了一步。她已经再次把菜刀抓在手里。

柳王明不顾一切抓住了她的右手。

“我冷静，我冷静，我让你们到阴间去了才能冷静，王八蛋——”她左手“啪”地一巴掌，打在柳王明的脸上，顺手扯下了床上的被子。那个女记者赤条条的身子蜷缩在床上发抖，双手紧紧护着自己胸部。她大梦方醒，怔怔看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！行了吧，咱们回家了再说，同她没关系。”柳王明眼死死盯着她手中的菜刀。她趁机“啪”的一声，又给了柳王明一巴掌，并挣开了被柳王明抓住的右手，退了两步，用刀向着床上的女人，一边警告着柳王明：“你再过来，我就宰了那个婊子。”

“你千万不要乱来，小黎，我求你了。”

“不要乱来？那好！你滚到那个婊子身边去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滚过去！”她怒不可遏。

柳王明眼睛直愣愣盯着黎颖，乖乖地上床。

女记者迅速伸手从地下抓起被子，企图遮住下身，再次被黎颖扯下。

“你不是要这个男人吗？骚货！今天我叫你们来个够！”

女人继续发抖。

这时，黎颖出奇地冷静。她把菜刀放在手边的电视机柜上，迅速从口袋里掏出相机，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一阵。

柳王明和床上的女人没反应过来，只知道随着“咔嚓”声，机械地用手臂遮挡刺眼的闪烁。

在她收起相机、重新拿起菜刀的一刹那，柳王明拨通了王道广电话。

王道广来到套房门口的时候，听到黎颖愤怒而又有些克制的声音：“给我老老实实写在上边！”

“小黎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，你别——”柳王明沮丧的声音。

“别废话，老娘也活够了！不写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！”

眼前的场景让他极为尴尬：黎颖瞪着血红的眼睛，一副极度愤怒神情，她右手颤抖地举着菜刀，把一丝不挂的柳王明和女记者逼在床上。柳王明一手拿笔，一手托着一沓稿纸，极别扭地写着什么。

“写好了——”

“念！”

“我们俩今天在欣悦宾馆1208发生了关系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。柳王明。”

“加上一个字：发生了‘性’关系。”她的话斩钉截铁，不容质疑。

“好，好，‘性’关系。”柳王明满口答应。

“写上年月日。”

“给那婊子签上名字。”

王道广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个场面，只是怕出人命。所以，第一反应是要把她手中的刀夺下。

“黎局长，你——你——冷静一下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边说边去夺下她手中的刀。

“滚！”黎颖愤怒的目光射向王道广。

听到王道广的声音，柳王明像是来了救星，话音强硬起来了。

“道广，把她给我拉出去！”

这时，黎颖麻利地抢过柳王明写好的那张纸，迅速放进自己口袋。

蜷缩在床上的那个女人，听见房间里又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，颤抖得更加厉害，本能地从胸前分出一只手，捂住两腿间的地方。

王道广趁机夺下了黎颖握着的刀，黎颖像一具关了电源的机器人，立即坍塌下来，倒在地毯上，开闸泄洪似的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快，给她穿上。”柳王明一边找自己的衣服，一边示意王道广，给身边那个瑟瑟发抖的女人穿上衣服。

王道广不知所措。

“快！”

柳王明的话不容质疑。

王道广心跳加快，脸上发烫。他看看柳王明身边依然麻木、依然在颤抖的女人。动手给那个女人找衣物，看看室内四处，看不到女人贴身的“小件”。他又扯开翻落在地毯上的被子，也没有。推开床头的柜子，才发现女人的乳罩和裤头都掉在床头柜和床的缝隙之间，他猜想着这对狗男女当时疯狂到了什么程度。

当着别人的面，给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穿衣服。在他接触那女人身体时，一股人体分泌物混合发出的腥臭味，直逼得他堵心、作呕。他内心有被人挖祖坟一样的屈辱，作为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，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，还是一个在几百万人口中有相当影响的中层干部，他脸上发烫，斯文扫地，做人的尊严被柳王明碾得粉碎。他王道广，他王家，他祖宗八代，都让柳王明泼了一身狗粪。

这件事，是柳王明叫他一辈子爹也换不回的耻辱。

柳王明与女记者在欣悦宾馆上床给老婆逮住之后，他限定王道广一周内查出通风报信的人。他当然不能这样做。不是查不出，而是不能查。查的结果是讨好了柳王明，得罪了黎颖，伤害了第三者。柳王明和黎颖毕竟是夫妻，除了夫妻关系外，还有一层利益、利用关系。无论怎样打闹，关起门来他们还是一家人，还是夫妻。再说，柳王明干这样偷鸡摸狗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家常便饭，你查得完吗？

但柳王明不依不饶。最后，柳王明以欣悦宾馆劳动纪律涣散、经营状况不

好的名义，责令宾馆停业整顿一周，并辞退了全部二楼楼面六名服务员，撤了当日值班经理的职务，给总经理诫勉谈话，市政府分管的办公室副主任也受到柳王明的严厉批评。

在王道广看来，柳王明就是这样，恩怨，爱恨，得失，扯不断，理还乱。三年多了，对于王道广，是成也柳王明，败也柳王明。得也他，失也他。

眼下，对王道广来说，是一道难以迈过的坎。

他在书房焦虑地来回走动。

他要迅速作出决断，要尽快在自己和柳王明之中筑一道防火墙，决不能和柳王明一同葬身火海。自己同柳王明的关系，在新阳算是妇孺皆知，该怎样争取主动呢？

哦，对！得马上停用家里的电话和手机。作为柳王明最贴身的工作人员，他的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或许很快被监控。同时还得中止和黎颖的联系。这个女人简直就把他作为男佣使唤，无论什么屁大的事都会拨电话给他，尤其是柳王明的去处，她常常一天追问几次。明天柳王明进去了，她不把他的电话打爆才怪！

妈的！黎小姐，该拜拜了吧！

对，明天要办的第一件事是更换电话卡。

可一张电话卡能换掉同柳王明的关系吗？和他一起干的那些事能洗得掉吗？还有，他那些烂事，纪检监察机关又掌握了多少呢？如果不是掌握了真凭实据，会“双规”柳王明吗？可上面如果掌握了他的罪证，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与其被动地等着查，不如自己向组织交代，争取主动，或许还能争取个“坦白从宽”。

看省委这个架势，柳王明自己吹嘘的政治背景，显然是个子虚乌有的故事。这件事人家不知道，王道广也一直怀疑。应当说，柳王明“双规”，就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。所以，同柳王明之间的那些事，还是以主动交代为上策。古人云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何况同事，更何况当今社会的同事。商品社会，利益关系是社会全部关系的总和。商品社会物质交换不变的原则是价格、利润；人与人的关系总和不就是利益、利用吗？柳王明利用我的能力办他所不便办的事，谋的是个人利益；利用我向上爬的心理预期，培养我对他的依附和忠诚，成为他政治势力中的一个棋子；而我也需要用他柳王明的权势，在新阳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办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。现在，这种利用、利益关系不复存在了，那就不必再有什么思想负担了。

对！明天就去找专案组。

可真要是那样做了，新阳人又该怎样评价我的人品呢？今后还怎样在新阳做人呢？柳王明在新阳“经营”了几年，他的政治营垒能全部摧毁吗？他的同

党会斩尽杀绝吗？如果不能，柳王明那些狐朋狗党会放过自己吗？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。自己一家人，亲亲戚戚都在新阳，又不像新阳本地人那样有根基，那样有血缘、地缘关系。这几年自己在新阳政界混，虽然也编织了一些关系网，可他深知，那是沙滩上的楼阁，是以“利益”、“利用”作为经纬线来编织的。一旦以“利益”、“利用”不存在了，这座房子就会立即坍塌。

可是，不交代肯定是过不了这一关的。怎样交代，交代多少，交代什么？这些问号像一团乱麻似的，在他脑子里纠缠着。为了迅速厘清思路，他采用“排除法”筛选方案：

首先是不交代行不行？答案是不行！因为你还是个共产党员，襟怀坦白，对党忠诚，实事求是，几句话足可以堵得你喘不过气。纵使你是个局外人，你也有责任帮助组织上查清柳王明的问题。何况你是当事人，参与了柳王明的一些腐败活动甚至罪恶勾当，不交代对不起党，对不起组织！从这个层面上看，社会上无可指责，谁也说不了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还可以给组织上一个好印象，给省委、市委一个好印象，争取立功。搞不好还能保住自己的职位。

如果你不交代，万一柳王明在里面全撻了，那不反而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吗？不是更被动吗？

所以，与其是组织找你交代，不如自己主动交代；与其柳王明在里面抢先交代，不如自己交代。

其次，自己主动交代会有哪些后果？从组织的角度看，只要主动交代的火候把握得当，就不至于把火烧到自己身上，在与柳王明之间做个防火带，就不应该有什么后遗症。从柳王明的角度看，树倒猢猻散，食尽鸟投林。他既然“进去”了，这辈子就别想再出来了。既然他出不来，他在新阳的政治影响力，不过是清明前后的雪花儿，掉在地上就融化了。何况柳王明圈子里的人，大多满身铜臭，利来钱往，等价交换。柳王明给他们办事，他们都及时支付了一般等价的回报，权钱交换，当面两清，谁也不欠谁的。现在柳王明“进去”了，他圈子里的大多数人心态不会有大的波动，明天不过是又一个平常的日出日落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至于圈子外的人，更是照样睡觉吃饭。商品经济社会，人的眼睛就是一台电子秤，比什么都毒。即使是他的死党有几个没能一网打尽，也掀不起什么大浪，这方面的风险不是太大。

总之，交代比不交代有利，主动交代比被动交代有利。

再次，既然交代有利，那就有个如何把握的问题。也就是哪些交代，哪些少交代甚至不交代。这是必须认真把握的。

既然是主动交代，什么时间交代？向谁交代？也是个问题。经过一番思考，

他下定决心，明天上班就到市委找李树生汇报。这样的好处是，既在市委面前表明了自己主动揭发柳王明问题的态度，又从侧面说明了自己同柳王明不是一路货色。甚至给人一个印象：王道广同柳王明就是工作关系，也是没办法。甚至出现最好的社会效果：社会的同情——也不容易，在柳王明那样的“人渣”手下工作。

主意既定，他看了看书橱上的闹钟，已经早上五点二十了。他立即关了手机，又拔了家里的座机电话。

他要好好地吃顿早餐，抖擞精神，以不同往日的心态，向李树生报告他的想法，向省委专案组揭发柳王明的问题。他自己知道，作出这个决定，对于自己的后半生影响是非同一般的。既揭露柳王明的问题，又不至于把自己搭进去，有很强的技术性。同时又有两个明显的风险点：一是自己有可能绕进去，“自投罗网”；二是给外界形成“反戈一击”的印象，再次向世人警示：身边的人最可怕！自己的人品、人格在新阳的干部中会大打折扣。但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与“铁窗生活”比较，也就顾不上什么人品、人格了。

王道广耗费一晚心血拨动的算盘能如意吗？

二

与王道广同样彻夜未眠的，是省纪委副书记谢建军。新阳市换届考察组成立半天，就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戏剧性地由考察组改编为“1104 专案组”。这在谢建军的革命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，谢建军还有四年多的时间就要退休，所以，主持查处这类领导干部违纪案件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

昨天晚上，刚刚吃完柳王明安排的接风晚宴，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，通知他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关云岗连夜赶回省委开会，省委林书记和省纪委马书记等领导在办公室等着他们。谢建军和关云岗不敢怠慢。开完会之后，他们又连夜返回新阳，组建专案组，当晚就开始工作。

从林书记的神态看，谢建军感到柳王明案子非同小可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

林书记的话不断在他脑海里回响着。

“中纪委领导很严肃地指出，像柳王明这样一个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完全异化为个人谋私的工具。他鱼肉人民，敛财猎色，几乎

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，明火执仗地挑战党纪国法。这么个劣迹斑斑的干部，竟然在组织部门、纪检监察部门的各种检查、考察中过关，而且长期在组织提拔、后备的视野中，很值得深刻反思。希望省委在彻查柳王明问题基础上，从更深的层面总结经验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反腐败惩防体系建设。”

林书记在传达中纪委领导讲话时，显得心情沉重。显然，作为省委书记，柳王明问题的暴露，他是有压力的。

“你们回新阳后，要立即把专案组的架子搭起来，以现有的考察组为基础，同时要从公安、检察、纪委、监察等部门抽调业务精干、作风正派的干部充实专案组。人数由老谢定，保证办案需要，要多少给多少。”

“具体人选，由建军同志提出，组织部负责抽调，云岗同志负责落实。专案组人员明天要全部到位，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案子查清楚。争取在省人大、政协五次会议之前结案，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个说法，给新阳和全省人民一个交代。”

林书记看到了谢建军和关云岗脸上掠过的一丝难色。

他接着说：“总体上说，人数根据办案需要，时间服从办案质量。柳王明这个案子，不能当做一般的腐败案件、违法违纪案件来办。要按中纪委领导要求的，边办案边思考，从理论的层面反思，总结我们在干部选拔使用上的经验教训。”

关云岗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“树生同志明天回新阳，你们要同他好好谈一次，传达省委的决定，市委要认真配合。同时，尽快召开市人大常委会，罢免柳王明的省、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职务。”

“我已经把省委的意见同省人大党组沟通过，省人大准备在最近一次常委会上，罢免柳王明的省人大代表职务。”

谢建军在纪委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办过涉及七个厅级干部的大案要案，接触过的案子已记不清有多少。从省委林书记的神态上，他感觉到柳王明案件的复杂性，其复杂程度对他来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。当然，以谢建军的禀性，只要是交给他的案件，无论大案小案，也无论复杂的、简单的，不需要领导提醒他都会一丝不苟，尽力而为。在家里听爸妈的话，在单位听领导的话，是他的行为准则。无论是组织面前还是家长面前，谢建军是出了名的“乖乖崽”。他几十年在纪委工作，受传统政治体制、环境的长期熏陶。服从组织，遵守纪律是天职，也是纪检工作特殊性所要求的。纪检工作都是人的工作，涉及人的政治生命，生杀予夺，系于办案人员一身。同时也关乎党的利益，党的形象。应当说，纪检工作的特殊性，加上谢建军个性的特殊，决定了他必须在纪检部门工

作，决定了再复杂的案子也能拿下，决定了谢建军会花十二分的精力来办好这起案件。

谢建军出生在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，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幼儿园到高中，都是省城最好的学校。传统家庭教育和传统教育体制下成长的谢建军，是一个传统道德标准模具铸造出的好孩子。从幼儿园开始就带头举手回答阿姨的问题，帮助小伙伴值日，是家长、邻居、老师、长辈眼中的“乖乖崽”。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，来自社会的耳濡目染，把谢建军塑造成为一个长辈称道、同辈服气、晚辈尊重的好干部、好家长、好领导。

谢建军生活成长的年代和环境，注定了他这代人的经历要打上很多特殊的烙印：襁褓中父母忙建国，成长中闹饥荒，读书时正动乱，就业时期要下放，刚刚找到个“铁饭碗”，没端几天要下岗。谢建军在同龄人中是幸运的，他高中毕业主动申请下放到黑龙江，他说“那里离家远，地域、环境、气候同内陆省份差别大，受教育和得到的锻炼也大”，那是学校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。在农场种了几年大豆，由于他出色的表现，第二年就应征入伍，在部队的大熔炉里继续锻炼。当兵不到两年，又被推荐上大学了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正是在拨乱反正、百废待兴的年代，省委机关也在打着灯笼找人才。谢建军插队时入党，是大学里的年级党支部书记，毕业不久就碰上了“大裁军”，他转业分配到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。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风起云涌，人们像在久居的黑屋子里突然见到了一丝亮光，炫目耀眼，甚至有些头晕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也头重脚轻。社会生活、经济生活有很多新东西发生，有人兴奋，有人疑问，有人愤怒，有人叹息。终于，一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从全国范围席卷而来。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和几个临时机构牌子挂在一块，有群众来信来访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简称“信访办”；有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简称“打办”；有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简称“落办”。还有其他防汛抗旱办、爱国卫生办、绿化办等等。特别是“打办”、“信访办”、“落办”放在一个楼办公，既极大地方便了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，也反映了当年的政治生物链：先“打击”，打而不服或打错了的就“上访”。

谢建军在这个楼一干就是七年。一直同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“运动员”打交道，同那些在改革开放中“弄潮”的人打交道。

年轻时的谢建军，疾恶如仇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办事比较公道，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，有较强的原则性，处理问题慎重，办过的案子天衣无缝，处理问题又有经验，再难的案子都能拿得下来。很快就调到省纪委工作，接下来就是副处长，处长，省纪委会常委，副书记。一辈子在党委部门工作，一辈子在要害

岗位。老谢以自己的努力给人留下了公道正派的形象，相当的原则性加上适度的灵活性，形成了他独特的工作经验，又有极强的事业心。在领导和上级眼里，老谢就是一只圈里的羊，让人放心。

每当朋友、同事、战友在他父母面前夸赞老谢的为人和工作时，老谢的母亲常常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我们建军从小就是个‘乖乖崽’。”于是，熟悉老谢的人，常常戏称他“乖乖崽”。

作为省委机关的领导干部，他无可挑剔。纪委机关干部眼中的老谢，原则得有些固执，传统得有些偏激，认真得有些幼稚。

谢建军知道，办案子仅靠公道正派是不够的。侦破一起大案要案，不亚于组织一次重大战役。需要协同各方面力量，有正确的战略战术，要用好指挥员和进攻手。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，撕开缺口，各个击破。要有及时充足的后勤保障，为前方战场服务。特别是柳王明这样的案件，必须认真组织，认真对付。眼下最重要的是组织好队伍，选准切入点，捏住案件的咽喉，一刀下去，切中要害。以他对柳王明的了解，这是个狡猾的对手。无论是战略战术上、工作方法上、心理素质上都不能等闲视之。林书记分析得很有道理：柳王明现在还有很多幻想，不可能轻易就范。从以往查处这类案件的情况看，要集中力量，分头行动，各个击破，让柳王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防止夜长梦多，节外生枝。

回新阳的路上，“乖乖崽”谢建军一路思考，一个成熟的工作方案也逐渐在脑海里形成。

“老关哪，你看这样行不？我们今晚回新阳后先熟悉一下柳王明问题的举报材料。信访室已经从中纪委的同志那里接过来了，然后根据案情需要，把专案组的架子搭好，你再把办案人员落实好。”

“可以，按你的意见办。办案子你是专家，我给你当好助手。”

“你不要谦虚，也别想溜号。这个案子就是根绳子，把我们两个蚂蚱都拴在一起了。”

“乖乖崽”无奈地调侃道。

“老谢，我根据案子的需要，先提出一份名单，然后我们一起敲定。特别是各组的正副组长，要好好琢磨一下。要选一些有办案经验又有魄力、能破解难题的同志来担任。所有参加专案组的同志明天下午下班之前赶到新阳报到，后天上午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进行动员。”

“动员大会要把专案组全体同志的思想统一到省委的指示精神上来，主要是务虚。然后把各组长召到一起开会，具体分配任务，再分头行动。”谢建军同意关云岗的意见，接过话头说。查处柳王明这样一个重点案件，专案组内部的思

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十分重要。作为“乖乖崽”，谢建军对组织绝对忠诚和服从。他在处理上下级之间关系就是一个尺度：凡是职务比自己高的，叫“指示”，绝对服从。凡是比自己职务低的，自己的话就是“指示”，下面的人也必须绝对服从。

“我也这么想。可动手之前还要和李树生通个气，案件侦查工作开展后还要市委认真配合。”

“这样，我们俩也分个工。专案组各工作小组的任务、眼下的行动由你来考虑，后天的动员会由你主讲。同李树生谈话我来考虑。”

“还有，我们回新阳后，要立即落实专案组的办公场所。现在考察组住在宾馆是不合适的。”

“对，明天第一件事是把‘窝’做好。伙计，我还以为有生之年该‘金盆洗手’了，不要再办什么案子了。这倒好，临退休了，还要做一单大生意。”

这话在关云岗听起来，表面上是自嘲，实际上是难掩的兴奋。于是不无揶揄地接过话头：“这单‘生意’也许给你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哪。”

“老关哪，我看动员大会之后还应分组展开讨论，每个同志都要发言表态，谈认识，谈打算，如何完成任务又严格执行办案纪律，搞好保密工作。”

“行，我赞成。办好柳王明这样一个典型案件，没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和严格的纪律作保证是不行的。”

其实，这样一个“烫手山芋”对于关云岗来说，实在是“捏着鼻子喝一壶”，他是有苦难言。

两个人的态度，从说出来的话语看，高度统一，无懈可击。但谢建军反复强调纪律和思想统一是有考虑的。柳王明在新阳肆无忌惮，横行霸道，省直机关干部都早有耳闻，为什么始终就没有人过问？不值得深思吗？既然是这样，在查处过程中就难免有来自各方面的干扰。何况柳王明的“来头”，在社会上早就沸沸扬扬，这些到底是真是假？这不能不是这个案件的关键所在。把柳王明“拧”出来，省委常委们的意见一致吗？上下左右会有些什么样的羁绊？纪检工作，历来是政治中的政治，核心中的核心。自己快要顺利地着陆了，千万不能给退休生活埋下炸弹。“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；种下仇恨，收获报应。政治舞台上，“父债子还”的案例屡见不鲜，自己不能再给子孙挖路栽刺了。

面前这趟浑水，看起来波澜不惊，实际上少不了暗流涌动，怪石横陈。不能不是行将退出政治舞台的“乖乖崽”谢建军该认真对待的。

谢建军作为省纪委副书记，曾自嘲“在平静的政治湖面上捅了不少‘马蜂窝’”。那么，“1104案件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“马蜂窝”呢？